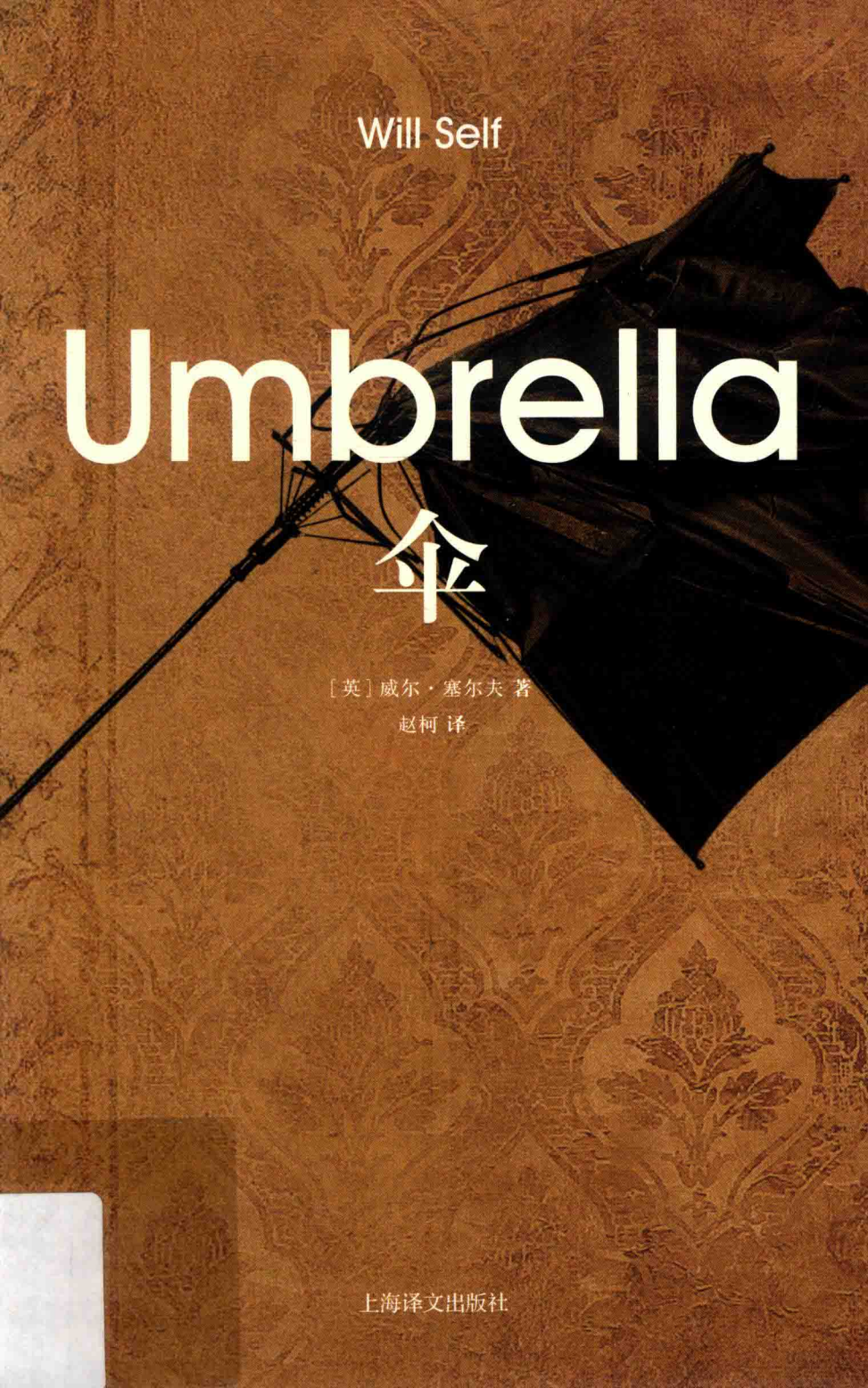


Will Self

Umbrella



伞

[英] 威尔·塞尔夫 著

赵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2000

Umbrella



1998-2000

1998-2000

Will Self

Umbrella



[英] 威尔·塞尔夫 著
赵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伞 / (英) 塞尔夫 (Will Self) 著; 赵柯译.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4

书名原文: Umbrella

ISBN 978-7-5327-7645-0

I. ①伞… II. ①塞… 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0368 号

Will Self

Umbrella

Copyright © 2012, Will Self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13-692 号

伞

[英] 威尔·塞尔夫 著 赵柯 译

责任编辑/宋玲 装帧设计/姚荣工作室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字数 270,000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7645-0/I·4686

定价: 59.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39907745

献给黛博拉

兄弟如伞，容易被忘。

——詹姆斯·乔伊斯

目 录

伞..... 1

译后记..... 327

我是个猿人，我是个猩猩……扎克里出现了，他从门房走了出来，旁边放着水壶和收音机，窗已破了个大洞，不用人开已自开。麦斯威尔山^①的匙唇兰花给芙莱恩巴尼特^②冰冷的早晨带去了温暖，但他却被沉凝的气息所萦绕。我是个猿人，我是个猩猩，啊，我是个猿人……草坪十分柔软，露珠点点，他的手臂和腿脚却僵硬不堪——他想起了自己昨晚打断预备会议糟糕的开场时那种紧张的局面。米利亚姆在床上喂宝宝吃东西时，缆绳和管道被卷起来，消失在奶白色的气流中——巨大的炮弹收回到我的腹部和屁股中……我是个猿人，我是个猩猩……奥斯丁车的方向盘塑料轴弯成两半，活像个驼背……他的两手带动肩部用力，使劲地把着方向盘，从海格特冲下来，然后迅速穿过东芬奇利——双膝硬是被挤在仪表盘下——穿过北环路，再穿过纪念医院前面的一些街区，最后在伍德豪斯路右转。车盖下，活塞不断地打压着方向盘轴的末端，每一次停歇和启动，每一次迂回曲折——他的眼珠子不断地在眼眶里转动——压力并未缓解，而是扩散到了他的整个躯干——像钻孔里的钻头、车床上的卡盘、开启的机器……在这种发作状态下，他看到的早已是倒过来的世界，平行四边形般的黑色森林和静止的草地变成了手工艺品，四周不断冒出砖墙、柏油路和混凝土，沿着修整过的郊区马路，它们像涟漪一般散开，荡漾到天际……他的身体内部却无疑是安静的、不受束缚的，眼前的日子——啊！消毒药膏像一条米色的虫，在溃疡的溃烂处蠕动着……他苦涩地想到：当有人急救我这样一个步履蹒跚的民兵时，是否也会

注意到我是个精神病？……我是个猿人，我是个猩猩……开车上班已经习以为常。——但是，令人吃惊的是，他的目的地仍是那个开着一家友谊商店的地方。扎克里出现了……暇步士鞋踩在从员工停车场出来的碎石路上……花丛旁边，停着的车还不时地发出水滴声——石子路通向一扇又一扇的拱形窗、拱形门，一条又一条的长廊和四边都是坡顶的小角楼。扎克里出现了……气喘吁吁地在屋顶最高处爬，楼的侧旁是钟楼，钟楼里的钟从不出声，它们只是变相的通风管道，排出救济院腐烂的恶臭味……扎克里出现了……避开连翘后面生锈的青铜像，避开雕塑上那双死眼睛——雕塑是一位年轻的男子，显然患有青年痴呆症……他的脸永远都不动，仿佛一直在受难，衣服上有很多折痕……他看上去就像个颓丧货。扎克里出现了……他正咯咯地咬着牙，不断地在拱形窗和拱形门边来回走动。他把自己送进这个虚幻之地，倒不是因为那些气派但紧闭的大门，而是因为与这些气派的大门相比并不显眼的另一边——这是唯一正确的，因为它开始了幻想破灭的生活，他曾幻想可以遇到叫做佛斯卡里或皮萨尼的人，但现实却是：一个低低的柜子壁架，用含有乙烯基的塑料做成，趴在上面的是一个犯了事的人，他的脸——就像大多数的精神病人一样——长着诡异的瘤，老化特征很明显，却好像是刚刚变老的样子，加上那个耸得高高的肩，看上去就像个缩头乌龟。传来一阵惊悚的声音，我们要把你关在房里，整个星期都不给你吃东西，你一明一白一吗？哦，是的，我很明白……他之所以这么快就回话，是因为不想听到更多的刻薄言语……扎克里出现了——走过一段堆着湿木板的短走廊，又向下走过一些台阶，就进入了下面的走廊。扎克里出现了——走廊上——他把自己的包紧紧地抱在胸前，然后打开，在微风中拿出他那件白色的外套。巴斯纳，你以后会要这样一件衣服的，惠特科姆曾说过——

① 位于北伦敦郊区。

② 北伦敦巴尼特区。

一个快乐的家伙，他的长脸分为几块：快长到嘴里的胡须分开了眼睛——此外，这个病人会觉得……觉得什么？觉得什么？！但是这位会诊医生只说了几个字，就对自己的话不感兴趣了，转而开始用茶匙的末端挖烟斗上烧焦的孔，这个活极需技巧，他做的真是乱七八糟，烟斗放在畸形腿上，被弄得一塌糊涂。——为何员工的椅子不是太低就是太高？扎克里出现了——同时……我是个猿人，我是个猩猩，啊，我是个猿人，脱下的鞋七倒八歪地散乱在地板上，散落在亚麻油地毯上，他的脚击打着板石地面，那几个脚指头在陈旧的沥青地面上磨蹭——管它是什么地方。磨——磨蹭。他怀疑：谁会梦见这种事——破坏路边医院的走廊，甚至是病房？但这也是情有可原——一种既吓唬人又欺骗人的粗暴理由——听听盘旋在病人身边的声音，这个理由就一清二楚了，这些声音缠绕在皮包骨的头上，缠绕在走廊一般的脑神经上，缠绕在一圈又一圈的皮质层上……它们相隔很远——一百码，一百英尺，甚至是更远，就像北环路那么远，只不过这是一条心灵中的北环路。尽管没有路标，也没有泰利胡角^①——相反，只有带着防尘罩的尖顶窗，窗户对着通风的院子，人们在这里活动活动筋骨，院子两侧的小坡把院子分成几块，院里有条小水沟，流向外面，流经医院第一排楼房和第二排楼房，但在这里，这条沟就和太阳永别了。小坡像是从院子两侧萌发出的芽儿——更多的芽儿冒了出来，整群细菌像疯了一样，在肥沃的郊区土地上变得更壮更复杂。扎克里出现了……走廊有一侧没有窗，只有门，门上装饰着凸出来的小木牌，上面写着房间的名字：门房、餐厅、维修部餐厅、犹太会堂、精品店——天，居然有精品店！然后是面包店——满是面包的房间……还有通向上面病房的斜坡。他出现了……他又看到了深喉咙口，光线照到食道处，满是坑坑洼洼的麻子——泥水匠当初的装潢方案——或是铺满圆形浮雕和棕色的碎石子。他出现了……轻轻地抚摸着旧煤气管

^① 伦敦北部巴尼特区北芬奇利的中心区域。

道外面老化的护套，护套不断地掉落，他看到了里面的铜管，其中一根上面还用透明胶带贴着当时流行摇摆乐队的海报，是的，韵美乐队的海报——但是，他不禁思忖，难道如此久远？还只是因为这里的空气和其他的一切都消逝得特别快？西边的走廊在此打弯，这是个圆形的拐角处，因行人的多次跌倒而被磨损得厉害——不！这是为了有意阻止人们自杀。惠特科姆习惯了这一切后，曾得意洋洋地说，为了对付更多的人，不得不这样做啊！嘴巴上还挂着塑料做的齐胡须。只能这样——就是这样。莫大的耻辱——就这样成了莫大的耻辱。绞刑或许已被议会取缔……他喷出小而香的东西，显得很不得体……但这仍然是精神病院执行死刑的最佳方式——这十年就像过去的十年那么动荡！惠特科姆并不是最近才变得麻木不仁，他本来就是个麻木的家伙——就像众多医术还凑合的精神病专家，他习惯用不痛不痒的方式跟痛苦的精神病人说话，所以话里倒也没什么令人痛苦的东西。他一旦自由，就变得非常好笑、非常滑稽——如果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笑一笑。他也不曾寄希望于新来的晚辈，让他们来对付这些好笑的自杀事件——显然，不是通过擦拭药水，当然也不是简单查问病情——这些都是护士的工作，当然是她们的工作！——他要准备的，只是思考如何对付那些烦躁不安的病人，这些人的忧伤中带着快乐的气息，他们会偷走床单，走到厕所，开始哭泣，不停地拧床单，然后打个结，塞到管子的弯道处，后来就被冲进了水箱。巴斯纳记得，惠特科姆曾经这样说过，这种维多利亚时期的水管设备所带有的福祸——这是他的评论方式——但是，与此相反，他有责任把自己的训诫说得好听点，因为任何的死亡，不管多么渺小，都要求至少考虑一下说的话好不好听。维多利亚时期的水管设备所带有的福祸，就在于它的强固性，任人怎么拳打脚踢，最暴躁的自杀者也无法弄破管道……有时——这是珀金斯告诉他的，珀金斯是十四号病房的那两位护士中较下流的那位，巴斯纳负责两个慢性病房，其中一个就是十四号病房——他们还计划用带着血的链子上吊自杀，你能想象这种场面吗？找到他们时，

他们正光着脚丫子站在厕所里……巴斯纳相信这种事。他还见过尿液变成了小溪，穿过脚掌骨流到水沟，然后“咚咚咚”地流到洗脸台上，上面的水箱不停地滴着水……第一次见到自杀事件时，他不仅没有袖手旁观，还帮穆博雅——一个善良的护士——砍断了管道，把自杀的女病人从极为牢固的管道上放了下来——这就是为何她的尸体卡在管道和白色窗户之间，当这个房间被分割成像现在这样的小隔间时，窗的高度缩减了一半——但需要更多的证据——如果需要任何证据的话——来说明这个医院如何改变了原有的楼房单元结构，这一变化又意味着一种新的形态学，而新的空间形态又如何造成了新的病理情况，新病理又是如何被新专业协会认证过的精神病专家诊断出来……但是院里的其他病人基本没变，镇静下来的方式和她一样，只不过她刚学会这种方式：呆滞，没有肠子被掏空的迹象……除了那股味道。相反，她那薄皮肤——多好的肤质——跟她身上超级肥大的法兰绒睡衣皱在了一起。巴斯纳曾想，她是个没有生命的干飞蛾，体内的细胞正在腐烂。

……除了那股臭味，排泄物的味道——还有防腐药剂、地板蜡刺鼻的味道——当然还有一种更加浓烈的混合味，它们来自病人身上的毛孔、嘴巴以及那些隐蔽的排泄口。巴斯纳第一次去精神病医院，看到的正是这样的病人，被禁闭在医院里的精神病人。那是十多年前的事，当时他还是个学生，所以还傻里傻气地问道，这是什么味道？有人告诉他，这是三聚乙醛，一种液体镇静剂，颜色是透明的棕色……用在亨利医院、纳普斯波利医院……他所在的地方……我的弟弟，真怕自己把他忘了。三聚乙醛——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有多少三聚乙醛被灌进救济院病人的喉咙中？多少加仑……多少瓶……多少桶？真的，只要在这些三聚乙醛中插入管子，立马就会起火了。如今只剩下——房子里的雨，漏水的石灰泥天花板落下铁锈色的雨，落在柏油地面上。

一切都让巴斯纳决意立即就往前走，但他的动作有些缓慢，他穿

过这片绿色海洋，三分之一英里长的走廊放大了这些哭喊声、呜咽声以及咯咯咯的笑声，走廊上众多凹进去的地方又使这些声音变了形，但这些声音就像从枪膛里射出来一样，准确无误地射中了他的一只耳朵，在脑边绕了几圈又传到了另一只耳朵里……第二颈椎：就像爱一样明显。扎克里出现了，当我给自己唱着“不要站到裂缝上”时，我的手臂跟随音乐舞动……经过理发店和雕塑室，出了医院的主楼，走向艺术治疗室和回忆治疗室——这是惠特科姆最后一项充满人道主义的创新。走廊上有个地方正好可以看到来自朝南窗户的光，这些光亮让他觉得自己正沿着一条壕沟在气喘吁吁地滚动，三聚乙醛……乙醛……背墙^①！就是那面墙——壕沟的其中一侧，他们站在那里，用机枪扫射，那土墙……那放风的庭院，它发出嘀嘀嘀的声音，不断地消灭着已穿过草地的敌人，他们来势汹汹：疯狂——女鬼。扎克里出现了……走廊上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员工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也有几个患者为了买些杂货，或者参加治疗项目而经过走廊。这几个病人是为了买东西或参加治疗——但对其他更多的病人而言，医院把他们从病房中放出来，只是让他们在这个大医院里走动走动而已。一群人——人家是这么告诉他的——从西北面的卡姆登社会服务中心办公室出发，走到东北面的哈灵格社会服务中心办公室，然后又向南走到地势较低的走廊，到了走廊尽头又向北走，像这样绕医院内部走一圈，大概是一英里左右。他们一直这样不停地走，只有肚子叫饿、脚走累了，或要吃药……看管人才叫他们停止。是的，有这么一些病人，他们穿着捐赠的毛衫，衣服周边脏迹斑斑，脚上的厚袜子已无弹性，瘦骨嶙峋的脚踝裸露在外，他们的眼睛像卡通人物一样滑稽，戴着印有国民医疗的眼镜，框架却已摇摇欲坠——对这些人而言，走廊就是目的地。其中没有什么是真实的——也没有什么是可靠的，但

① 背墙是指为防炮弹碎片杀伤在堑壕或掩体后面构筑的土垛，英语中“背墙”是 parados，与“三聚乙醛”的英文 paraldehyde 相似。

是：扎克里出现了……我的声音，与我有关的声音，在我身上，比我更是我……如此真实，绝对地如此真实，自我意识不就是代表精神病症状正在消失的唯一表现吗？巴斯纳觉得，每个人在每一天都会很多次地想到这一点，不管他们在走廊上走了多久，对一位仍然具有生命力、愉快的人而言，其神志就会受到挑战……仍然……疯狂所具有的疯狂方式……他还没有步入工作正轨，这种疯狂就已让他脱离了正轨而卷进侧轨，与之相连的就是完成任务的心灵医生和打手们组成的阵营，所有人都被迫在钟塔下、水塔下和烟囱下奉献自己，烟囱下方的炉墙已经褪色，烟囱里飘出黄色的烟，舔着北伦敦上方灰色的天空。扎克里出现了……走廊很窄——最多也就十英尺宽——但直至此刻，他还未曾被堵在走廊上——此刻，他被一个目瞪口呆的人给盯住了。对方是个病人——一个女人，而且是个老女人……十足的老女人，背弯得厉害——就是个驼背，以至于她的视线就是向下的，直接就看得见腹部宽松的腓纶毛衣，她对这衣服还挺满意。巴斯纳见到的就是这些：她那唯唯诺诺的后脑勺，以及满头的银发，但头皮上有两处已没有头发——头顶，以及头盖骨后方的一块地方。他想起了自己在慢性病房里见到的那些抽搐者，他们扭着头，头和他们所靠的扶手椅形成一个角度——他们抽搐着，不断地磨损自己。她立刻变得既远又近，近得可以让他碰触。出疹之后——生命中有很多的之后——他多了一种既温存又可怜的理解，生命中所有的重要关系——和叔叔莫里斯、阿尔坎、西科尔斯基、其他的量子论学家以及和自己的妻子的关系——其实就是和自己几个孩子的关系——就变得如此：熟悉中充满了爱，鼻孔中和龋齿中有他们的气息，酸酸甜甜——但也如无线电般遥远，他们的声音像无线电杂音那样噓噓噓哗哗地响着，穿过流年。

他们——这位精神病医生和这位老年女病人——花了很长时间才碰到彼此。为了见她，为了合适地见她，巴斯纳不得不回顾所有关于老年精神病的假设理论。——道德智力缺陷，在赫瑞瓦特大学压抑的

圆形教室里，麦科诺基教授曾经就是这么叫的，既不熟悉，又不关心——那时，年轻的扎克就是如此——不管这种病是由于遗传、缺氧症、梅毒螺旋菌、炮弹休克所引起——还是由于身体中一些其他的功能性障碍。对麦科诺基教授而言，多巴胺假设并不在假设范围之内，他偏爱的讲授法是从后院的病房中拉出一个慢性病患者，然后让他踉踉跄跄地走到讲台上，这于他就像是兴奋剂。这如夏科^①医生的催眠法那样令人不快，教授不停地以旁边这个精神分裂患者为例讲课，底下的学生们被教授单调的授课方法和语调弄得昏昏沉沉。对这个精神病患者而言，这种病已让她无法回想起自己念叨同一句话时令人恐怖的声音。麦科诺基教授要是再这么疲惫不堪地讲下去，他那本来就空洞的头脑就要真的变得空空如也——他不停地在讲台和散发着蒸汽的暖气片之间来回走动——他时不时地提到“精神病人的全身瘫痪”，甚或“早发性痴呆”，以及其他各种早期的术语，其含义的丰富性远不及当地人所说的一个词：疯子——但却可以满足教学目的，让他的学生们——包括巴斯纳——坚定地相信，任何上了年纪的慢性患者，并不是被某种具有确定名称的病理学所困扰，而是被各种复杂、混乱的情况所困扰。——巴斯纳所穿过的正是这些疯子组成的人群，这群人密集地涌动，他们不仅堵住了没有尽头的走廊，也躺在这座庞大建筑及其附属建筑黏乎乎的地上。这个老女人的头开始摇摆，我已无法碰触：生产线上的一个零部件，此刻恰因商店员工的叫喊声而停止了工作……她痉挛了，她那弯曲的小脚，穿着毛绒绒的儿童室内拖鞋，不停地踢着油毡的边，边上的沥青已经快掉完了。踢，不停地踢：但她根本无法靠这种小小的步履前行。巴斯纳情不自禁地就想到了地上的机械玩具，那种塑料做的小女人，注定会翻倒……但她没有倒下。他继续前行，他的双腿有些笨重，带着作为医生特有的冷漠

① 让-马丁·夏科 (1825—1893)，十九世纪法国神经病学家，被称为“神经病学领域的拿破仑”。

走开时，他隐隐作痛。

此时他站在她的旁边，他像她那样弯腰，因此可以注视她颤抖的肩，看着她的脸。这张脸……被深深地藏着：粗糙的、树皮般的皮肤，镶嵌着令人恐惧的双眼，透露着早已有之的郁闷。——他惊呆了，后退几步，这个老女人立刻就变远了，颤抖着，踢打着，手指挣扎着，双臂弯曲着，我是个猿人，我是个猩猩……在她的左侧，可以看到明显的活动热情，但左右两侧之间却聚集了各种无法运动的症状，不仅仅是肌肉的瘫痪……还有意志的麻痹……意志缺失症？运动热情点燃了其中一只手臂，它划过肩，但痉挛这颗火花还未擦亮就被熄灭了……巴斯纳无助地想到了斜颈这个词——这就是他刚刚欣赏到的一出戏——副交感神经戏，他对此颇为吃惊，他看到两个助工经过——黑色卷发像充了气的冰淇淋，套在白色的尼龙发网里面，为的是不让头发散出来——……我嘱咐他要给女孩子送让她满意的东西，她们两人的对话射向他和那个老女人……看到了吧，大多数日子他都会来这里……——他们重聚、又继续遗忘。——电动玩具女人等着你我……喝着雀巢咖啡，抽着大麻香烟，像橡胶燃烧，看着《国际时报》对朗德豪斯的报导。查克农场街上某个隐藏的卧室兼起居室……巴斯纳粗糙的牙上滴着口水，他看着莱恩^①和萨特的书，堆在砖板结构的书架上……让人恶心。她男朋友的头发垂下来，比她刚整理过的珠帘还要柔顺。她穿着柔软的天鹅绒——男人套着个麻布袋。是巴斯纳碰上了奇事，从过去穿越到了现在，就像他那测试卡形状的运动夹克衫和带着盐水点滴痕迹的领带那么奇怪？或者，还是他们从一个关于纨绔和潦倒的远古梦幻中跳了出来？后来……她冷静地给他涂万金油，然后，他们在地板垫上做爱，垫子上是缝着小镜子的印度图案织物。男朋友并不介意分为两部分，男人和巴斯纳被分开了……一种叉状物在她的睡衣里不断摸索。在她柔软的喉咙处，那根骨头活动着。

① 苏格兰著名精神病专家。

他的皮肤和头发钩住了那些小镜子，手尽力地抚摸着她的乳头。她从下面看着我……他的一条腿放在地板上，有些冷。窗外的鸽子们似乎在为此喝彩。——他强烈地希望能触摸这个老女人，他觉得他那么摸一摸，或许就能把她从出神状态中拉回来——但首先是：你还好吗？请问需要帮助吗？没事。从底下的脸看来，我的脸就在下面，她的眼珠子不停地转来转去，但是眼睛的焦点要么落在他的脑后，要么在他的眼前，从未落在脸上。——请问您在几号病房？他抓住她的手臂——比他之前想象的更加紧，急性猛力伤害了年老却仍然紧绷的肌肉，骨头外面裹着帆布一般的皮肤、尼龙袖子和腈纶袖子……瘦弱的金属支架。他圆鼓鼓的手腕上戴着昂贵的新石英手表，那亮堂堂的黑色表面正对着他，就像她的疾病在他的耳边围绕……扎克里出现了……他不禁感到困惑：难道是我凌乱了？阿修哇修哇，她含糊地说着，什么？阿修哇阿修哇。她其中一只明亮的眼睛斜视着地板。他说道：这是我的鞋子吗？——我的暇步士鞋？她眼里流露出失望——然后消失了，再次看着地板。她流着口水，落在脸颊骨上，然后汇成一条线，完整地流到地砖上，就像蜗牛爬过的一条银色痕迹。漫长的最后……缓慢、笨拙的扎克里弯下腰，把翘起来的地砖一角按回去，所以穿着拖鞋的脚踢来踢去就不会踢到了。然后……她走开了！她的步履并不蹒跚，脚步十分轻快、矫捷，她的双肩也放开了，并没有驼背，她的脖子也不弯了，在头下面转来转去，就像她的双臂那样摆脱了僵硬，自由地晃来晃去。——巴斯纳花了好长时间才追上她，也花了好长时间才决定触碰她，他有些兴奋：她在他的正前方，不超过二十码^①，亮光洒在走廊上。除非……她的脚步加快了速度，后来又变得好快……这个老女人走出了有亮光的地方，走进黑暗之中，走出了我的视线，另一个不必要的词——精神病症慌张步态，突然从他的头脑中冒了出来……他想，难道这种矛盾来自她服用的药物产生的副作用

① 1 码约为 0.91 米。